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。今天利用上午兩個小時、下午兩個小時的時間，來回答同修們提出的問題。我沒有什麼智慧，有些問題，可能回答得不盡人意，請大家諒解。現在咱們就開始按照這個條子，來回答大家所提出的問題。因為這個條子是昨天晚上交給我的，是第一號，所以咱今天回答，也排第一號。

問：這個問題問的是我的朋友、同學中，很多是共產黨員，雖然他們都很好，但勸他們學佛實在困難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是否黨組織反對？請劉素雲菩薩說說好嗎？拜託您幫忙，末學劉玉蘭合十。

答：謝謝你提出這個問題。坦率的告訴大家，我是共產黨員，我一九七七年入黨，到現在已經三十三年了，是一個具有三十三年黨齡的，不算老黨員，也不算小黨員，中不溜的吧是不是？我入黨的時候，我記得非常清楚，曾經在黨旗下宣誓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，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。我這人比較實在，辦事比較認真，我想既然我在黨旗下宣誓了，這就是你的一分承諾，你的一生都要為這一分承諾負責任。所以說三十三年來，我回首自己的過去，我覺得做為一個黨員，我問心無愧，在工作中我盡心盡力，我沒有自私自利，我把自己的所有力量都使出來了。無論是我做老師的時候，我對我的學生，我非常愛他們。當我改行做別的工作以後，每一份工作我都盡力去做，特別是我調到省政府以後，那一份工作我一共做了將近二十年，在二十年裡我盡心盡力去做了。在省政府工作那段時間，我經常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、模範黨務工作者、叫優秀公務員。我們公務員，如果連續三年都被評為優秀公務員，可以長

一級工資，這個大家是比較看重的。

但是對我來說我沒有這個概念，沒有這個想法。我是這樣想的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，沒有我們自己所求，也沒有要求我要得到什麼，三十三年的共產黨員我就是這樣做過來的。就是我做為一個共產黨員來說，我沒有為組織抹黑，雖然我不說我為組織爭了什麼光，但是我做為一個比較優秀的共產黨員，還是合格的。這麼說可能有點不太謙虛，但是這是真實情況。一九九二年，我皈依了佛門，我皈依佛門以後，我就那樣想，如果你要進到這個門裡，你就不要為佛陀丟人、抹黑，一定要做一個佛陀的真弟子、好弟子，所以這些年來，我老老實實的念佛，老老實實的修行。也可能環境給我造就了一個比較好的因緣，讓我生了一場重病，不但是重而且是絕症。所以我十年來，老老實實在家讀經、念佛、拜佛，這就是我的主課，就是這樣能取得現在這一點點小成績。如果師父不是這次把我推舉出來，這個話我也不知道怎麼說。但是這一次師父把我推舉出來了，希望我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，我不能辜負師父的期望，也不能辜負諸位同修們對我的期望。我皈依佛門的時候，我決心要做一個好的佛陀弟子，真的佛陀弟子，那個時候我這樣做了，現在我這樣做，今後我還這樣做。

總歸起來我可以說，無論是我做個共產黨員，和做為一個佛弟子，我沒有遇到什麼更大的障礙。按道理說在省政府部門工作，尤其是我搞政工工作的，應該是比較受限制，但是我沒有這種感覺，也沒有任何人限制過我。對這個問題，我是這樣想的，我們不要想組織上是反對，還是贊成，關鍵是你自己怎麼做的。我可以坦率的告訴大家，我信佛、學佛、念佛，我們單位從上到下都知道，因為什麼？我記得一九九一年，我沒有皈依佛門之前，我請了觀音菩薩，可能那個因緣，我在第一張光碟上給大家說過，把觀音菩薩請到

家裡以後，我上班以後，我到我們各處室去宣傳，去告訴人家，「我請觀音菩薩了，可好了，你們都到我家去看看。」有人提醒我，「妳知道你幹啥的嗎？妳怎麼這麼宣傳？」我說「我認為是好事，心裡特別高興，我想把這好事讓大家都分享。」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沒有遮遮掩掩，沒有掩蓋，沒有掩藏。我家的佛堂從一九九一年到現在，一直是明晃晃的、公開的、敞開的。不是講開放嗎？我家的佛堂是完完全全開放的，而且我們單位的，無論是領導，還是同事到我家去，我一定要帶他們到我的佛堂去看一看，他們都很開心、很高興，說妳家佛光普照。你說這有什麼不好？因為做為共產黨員，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；做為一個佛陀弟子，是講普度眾生，兩者是統一的沒有任何矛盾。謝謝大家。

問：第二個問題，我的外孫女今年五歲，她兩歲時開始學《彌陀經》、《普門品》、《弟子規》、《三字經》，現在她已能熟讀背誦《道德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增廣賢文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，是不是學得太雜了？請師父開示，感恩。今後該怎麼學？

答：看來你的孩子很聰明，腦袋瓜能裝很多很多東西，我們大人把這麼些東西都塞給孩子，不怕累著她嗎？我想如果你學佛學明白了，你就告訴她，念阿彌陀佛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建議你，這些你不都會了嗎？我建議你先讓孩子讀一讀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很開孩子們的智慧，很短是不是？再讀一讀這個就可以了，念阿彌陀佛就可以了。所以今後怎麼學？現在他還沒上學，就是佛法也不要貪得那麼多。將來上學，我這句是多說的，也不要給孩子增加那麼多負擔，報那麼多班，英語班上完了彈琴，彈琴完了跳舞。給孩子們一個快樂的童年吧，那也算咱們長者對孩子們的一分慈悲。我家的孫女，我是完全放鬆，爸爸媽媽督促她寫作業，實際孩子已經不用

督促，她已經很自覺。我去了以後，我就告訴孫女，「有時間妳就是玩，玩是妳的天性。」孫女就說「不行，作業完不成要被罰的。」所以我就覺得孩子太可憐了，他畢竟是個孩子，應該有一個快樂天真的童年。

問：劉老師，弟子學佛幾年了，知道百善孝為先，現在照顧奶奶的早餐，幫她洗澡。但我看到她餐餐都吃剩下食物，就生氣；幫她洗澡時明明水不熱，她總說熱也很煩，對她不夠恭敬。我知道這是不對的，為什麼我總愛生氣？

答：妳總愛生氣，這不就是一種習氣嗎？與生以來人人都有習氣，不同的習氣而已，妳知道妳這是一種習氣以後一定要改。如果妳今生想了脫生死，要回西方極樂世界，不改習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勸大家，現在不是讓妳念多少聲佛，磕多少大頭，不是這樣的。最最重要的，是大家要改習氣，要把妳學佛、念佛和妳的實際生活結合起來，妳能這麼樣照顧奶奶，妳已經很有孝心了，為什麼不把這分孝心做得更好一些，更圓滿一些？謝謝妳。

問：我發願幫助家中老母親往生極樂，如果在老母親還沒有往生的時候我發願先往生，以身示範增長她往生的信心，這樣可以嗎？這是大不孝嗎？如果想幫助她往生，我該從哪幾方面入手幫助她？

答：這個問題我是這樣想的，你想先發願往生，給媽媽做個樣子，我不知道你現在到什麼程度，你有沒有把握？你拿沒拿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？而且你如果拿到往生通行證了，你往生的時候能示現什麼樣子給你媽媽看？如果你這個要能做到，比如說你站著往生、坐著往生，樂樂呵呵的往生，往生之前，你告訴大家：阿彌陀佛來接你了，你要回家了。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，可以。你能用自己的親身示範給媽媽做榜樣，讓媽媽也堅定信念，將來往生

極樂世界，你這是大孝。沒有更大的孝，能比得過幫助自己的父母、幫助自己的長輩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現在我要說的就是，我不知道你現在已經到什麼程度，如果你能達到我剛才說的那個程度，可以，那是孝，不是不孝。如果現在你覺得還有缺欠，還不夠，暫時這樣做還為時過早。

問：這個問題是我的大女婿是三〇一醫院的骨科副主任，每天換關節等手術。他們有個科研項目，用鮮骨培植骨骼再生技術。而且鮮骨是從紅十字會捐獻的遺體，或槍斃者身上取樣。學佛多年，知道靈魂離體的時間，但為了保證骨鮮就得取樣，這樣是否背因果？請您老人家開示。

答：現在做這樣的工作，不是他自己願意這樣做的，工作就是這樣要求的，那可以。但是你可以告訴你的大女婿，每當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你先給亡者做三皈，告訴他們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」。告訴他們，我做這項工作是迫不得已的，我希望你們不要生瞋恨心，我念佛給你們迴向，祝願你們早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如果能做到這一點，說明這個亡者，這個眾生還是比較有福報的。如果遇不上咱們學佛人、念佛人，沒有人替他做這個，他是很慘的。這個事做為一個補救措施，就只好這樣了，但是如果不做這樣的工作，當然是更好的。

問：今末學有此難逢之機會，聽您報告及今天特別的安排，實在感恩。上次您來此地，正逢末學（她叫劉玉蘭）去澳洲淨宗學院參學，未能見面及聽您的報告。偶爾在協會聽到的部分內容，也沒能聽明白，現請您再談一下。您曾說時時會冒出一些偈語或者是新聞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可以說一、二個偈子嗎？這是否就是惠能大師的，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」？

答：妳現在讓我說這個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說得明白？妳能不

能聽得明白？這些個偈語是怎麼回事？就是二〇〇三年我當時曾經講過，二〇〇三年我第一次送一個佛友往生，和他有二十多天的因緣吧，最後把他送走了。就在這個之前，就偶爾的有這種現象發生；送走他以後，這種現象就更多一些。我不知道我怎麼說能說得明白，我給大家舉例子，因為我是一九九幾年，我曾經到興城去療養過，興城療養的時候它有溫泉，溫泉大家可以進去泡澡。我倒是沒泡過，我看別人泡過，溫泉池子裡就咕嘟咕往外冒泡。我的感受我就給大家打個比喻，我那個偈子怎麼出來的？就像那溫泉水冒泡似的咕嘟咕嘟的，它自己就咕嘟出來了，不是我動腦筋去想的。一開始沒有咕嘟泡這個感覺，我告訴你們，我第一次出這個偈子，是在一種什麼情況下出的？我那個時候，就是每天都聽淨空老法師講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，當時我姊姊在我家，我倆一起聽。因為我姊姊身體不好，她腿有毛病，所以整個沙發我就讓我姊姊坐，她靠著這頭，她腿可以伸著，對著電視。我是搬一個小凳子坐在一邊，我和我姊倆一起聽這個光碟。

你們想在你聽光碟的過程當中，你能不能說我一邊聽光碟，我一邊想我應該寫首詩？因為在這之前從來我沒有寫過詩，更沒有寫過什麼偈子。這就是我第一次出現偈子的情況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。當時我面對電視聽老法師講《無量壽經》，腦子裡我不知道是我怎麼說，是腦子裡還是哪，我不知道怎麼出來的，我沒看著，不像我前面有個什麼圖，或者有這幾句話，沒有；說我聽聲音，聽這聲音告訴我的，也沒有，反正我就是知道。然後四句話就出來了，出來以後我自己一打愣，怎麼回事？不知道，沒有經歷過，所以我也沒在意，就接著看光碟。待了一會兒，第二遍又出來還是這四句話，我就莫名其妙了。我就問我姊，我說有四句話那是詩還是啥？當時我都不知道啥叫偈子，我說「有四句話像詩一樣。」我姊

姊說「擱哪兒？」我姊姊到處找擱哪兒？我說「我都不知道擱哪裡。」她說「那妳怎麼知道？」我說「反正我就知道。」我姊說「妳看見？」我說「沒看著。」說「妳聽著了？」我說「沒聽著。」就這麼奇怪、奇妙。

我姊說「那妳還記著嗎？」我說「記著。」我姊說「拿個紙妳給我寫出來。」我就拽了一個小紙片就把這四句話寫出來，寫出我就遞給我姊，我說「姊，妳看這啥意思？這說誰？」我姊說「我哪知道？妳都不知道，妳想出來的。」我說「我沒想，咱倆不都在聽碟嗎？我哪有工夫想這個？」我姊說「這四句話妳別說，真是挺有含義的。」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，這四句話是什麼，不該傳的你們就別傳，因為這個東西我從來不往外傳給大家，我不知道幹啥用。我上次來我不給師父帶來了嗎？我說「師父，我記了這些東西，不是我寫的，幹啥用我不知道，師父，拿來給您看。」所以除這之外，我沒有把這個東西就是讓大家傳、看，我沒有這麼做。這四句話是什麼？「我從西方來，願歸極樂去，歡喜見彌陀，重返娑婆土」。這就是我二〇〇三年第一首偈子，就是這個內容，就是在這麼情況下出的。

然後這四句話我不是記了個小紙片嗎？那就完事了，跟我姊姊也說了，我倆就接著還看光碟。我就屬於粗心，我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，如果像換個人可能就該開始坐著琢磨，這四句話是誰告訴你的？怎麼回事？什麼意思？我跟我姊說完了，我就沒事了，我倆又接著看光碟。看一看又出來四句話，完了我就想這怎回事？今天這啥日子？又出來四句，這四句是什麼？「娑婆苦苦苦，極樂樂樂樂，迷苦不求樂，眾生何時醒」，這是第二個。我說「姊，它怎又出來一個？」我姊說「妳今天怎的了？擱哪兒出的？妳怎出來的？」我說「我說不清楚，不知道怎出來的。」我姊說「那再寫個小紙片

。我又把這個也寫了個小紙片，寫完了放在一邊，又接著看光碟。一會兒一會兒咕嘟又咕嘟出來一個，這是什麼？「悟證菩提樹，仰首問慈父，何時接嬌兒，重返故鄉土」。這就是第三首，「悟道菩提樹，仰首問慈父，何時接嬌兒，重返故鄉土」，這不又四句嗎？那一天下午就出來這麼三首，不知怎回事。出來以後吧，我就把這三個小紙片放在我的抽屜裡了，就沒這事了。

完了到晚上，一個小佛友過來找我，「劉姨，我們要到哪個寺院去，妳也去。」我說「我不去。」因為我哪也不跑，我是老守田園那個類型的，然後我突然想起這三個小紙片，我就拿著說「你看看這三個小紙片，這話是啥意思？」他看，他說「劉姨，這妳從哪抄來的？」我說「不是抄來的，是它自己出來的。」他說「怎出來的？」我就跟他學今天下午看光碟，它就出來了。這個小佛友說，「劉姨，妳看妳都有這麼好的偈子，妳還不跟我上寺院去拜佛去！」我說「家裡有佛堂，它都是一樣的佛，我就在家裡去拜。」我比較固執，所以就沒跟那個佛友上那個寺院去。這就是出現偈子的開始，後來就陸續不斷的，有時候一天出一首、兩首，有多的時候甚至十首、八首、二十首，就這樣的我就成了記錄員。所以我告訴師父，我說我是記錄員，我不是創作員。這個偈子所有的從頭到尾，這些二百來首偈子，沒有一個是我想的、是我作的，都是我記錄下來的，這都是最真實的情況，這個偈子就是這麼回事。你現在讓我說它究竟是怎麼回事？我只能把情況如實的告訴你們，怎麼回事，我也想，大家也想；也不用想，到時候自然就知道怎麼回事了。

我後來一共就記了二百多首，不到三百首，後來我想這樣不行，我沒跟別人說過，我就自己想這樣不行，是誰告訴我的？如果是佛菩薩告訴我的，讓我傳達給大家，我沒有傳達，那我有罪過是不是？如果是魔告訴我的，我給它傳出去了，我誤導大家。所以我就

當時想，我記完了就擱我這櫃裡擱著吧，什麼時候有緣再說，反正我也不往外傳，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我就拜佛的時候，我說佛菩薩，我頭腦簡單，我很單純，不管是佛也好，還是魔也好，別把這些東西告訴我了，我不知道怎麼辦？還是讓我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吧，別把我的心弄不清淨。我真誠心這麼一發，真是管用，從那以後這個偈子陸續減少。我說你們誰再告訴我，我也不記了，不是我不恭敬你們，我是要一心念佛求生淨土的，這些個對我來說都沒有什麼大作用，我也不喜歡這樣繼續下去。所以從那以後偈子逐漸逐漸減少，偶爾的還出一、二首，我也不記。所以到現在為止，可能我有記錄的大概也就不到三百首吧，就是這樣。這關於偈子。

再關於什麼新聞，這個新聞我也不知道它是怎麼回事，當時就是像出偈子的這種感覺，就告訴你幾件什麼事情，我也看不著，我也聽不著。我舉那個例子，既然我已經舉了，我還舉這個例子。告訴我兩條國際新聞，兩條國內新聞，兩條國際新聞就是阿拉法特如何如何，柯林頓如何如何，這是一九九一年的事。你想我工作量那麼大，一天工作都忙得我腳打後腦勺，我還有心思去想柯林頓怎麼怎麼，人家在任應該怎麼的，或者能怎麼的？我能去想阿拉法特如何如何？那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告訴我的就是這兩條國際新聞。然後國內還有兩條，我就不跟大家學了，我知道天機不可洩漏。當時我不知道是天機，我上我們辦公室，我一進屋，我就說各位哥兒們，我給你們報告國際國內新聞，完了我就開始先報告兩條國際的，後報告兩條國內的。報告完了，我們辦公室的同事們瞪眼問我，「素雲，這個新聞是哪個台報的，我們怎沒看著？」我說「是劉素雲廣播電台廣播的，你們沒看到。」就是這樣，新聞就是這樣，以後真是陸續的就告訴了好多。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我就報告了很多，後來有人告訴我，「妳別傻乎乎的不知深淺，天機不可洩漏。」

我說「也沒說哪條是天機，哪條不是天機，要告訴我，我絕對守規矩。如果告訴我完了說，第一條、第二條是天機，妳別說；第三條、第四條不是天機妳可以說，我一定守規矩，但是沒說。從今以後，所有的我都把它當作天機，我一條也不向你們報告。」結果我辦公室的老同事們，都聽習慣我報告新聞，後來還問我，「素雲，這兩天怎麼沒有報告？還有沒有新聞？」我說「有也不報告了，天機不可洩漏。」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我再也不報告了。

問：為什麼末學的真誠心總是做不到？師父說真誠心生起了，平等心就會提起，可是我總是提不起這個真誠心。有時候聽人說，對眾生就像對自己一樣真誠，這樣比較容易提起真誠心。可是末學連對自己都不真誠，連對自己都不愛惜，要對別人及眾生提起真誠心，對末學來說實在是很難做到。請問劉老師，我該怎麼做？或是從何處下手，才能真正提起「真誠心」？

答：你前面的真誠心沒有引號，最後這個真誠心你又擱引號引起來了，引起來，因為我是語文老師，從這樣的語文來說擱引號引起來，這個我要解釋就是所謂的真誠心，所謂的真誠心就不是真正的真誠心。師父那二十個字，真誠放在第一位，為什麼？你沒有真誠心，你生不起來平等心、慈悲心、清淨心，這個真誠心是領頭的。就像咱們一個班，它是班長，它喊立正，它的戰士們都立正，就是這個意思，它是起這個總領作用，所以這個真誠心一定要發出來。這個不是說我教你怎麼發，你就能發出來的，這是自己來發，是不是這個概念？我說我怎麼發出來的？我好像我也沒有發它就出來了，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係。因為我從小到現在，我一直是單純、善良，這個我不是騙你們，我真是我非常非常單純。我給你們講課的時候，我曾經講過打撲克那個例子，你們聽到了吧？有誰能單純到那種程度，就是在我們委裡，我們中午休息的時候，吃完飯了沒

啥事，他們也喜歡打撲克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小朋友們，就是我對面處室的小年輕的，都管我叫劉姨，都願意和我對家，完了說「劉姨打撲克她也不撒謊，她也不騙人。」真是這樣的，我從來不騙人，我也不撒謊，不像他們說耍錢鬼、耍錢鬼，我耍錢也不鬼。但是我們也不耍錢，就是平時就這麼玩玩，我就是這樣。

我覺得一個人他要是對別人真誠，你感召來的一定是別人對你的真誠。我為什麼在那個工作環境當中，我學佛這麼多年我沒有什麼障礙，我覺得和我人緣好有直接關係。包括我的領導在內，他們可能都在琢磨，素雲學佛為什麼？她肯定有她的道理。因為他們知道我很強，不是別人告訴你學佛吧，我就學佛，不是這樣的。所以他們對我不說高看一眼，也差不多，任何領導沒有因為這個事情批評過我。我曾經給大家講過，我發展預備黨員，我找預備黨員談話，我沒談黨章，我談的佛法，我沒知道那幾個小傢伙聽得那麼高興，都要下班不讓我走，「劉姨，接著說、接著說。」我說「今天就說到這兒吧。」他們出去可能太興奮、太高興了，告訴別人，我劉姨昨天下午給我們講的可有意思了，我們可愛聽了。我估計大概是這麼個經歷。結果我的主管領導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問我，「素雲，昨天下午預備黨員談話談沒談？」我說「談完了。」完了問我「妳談的啥內容？」我張口就來「佛法。」我們主任瞪眼瞅著我問，「為什麼找預備黨員談話不談黨章，談佛法？」我說「佛法高於黨章，黨章的內容包括在佛法裡，所以講佛法就全包括了。」我就這麼給領導解釋，我們領導就讓我舉舉例子，我說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，毛主席說的還有題詞，你服不服？」我們主任說「那我服，這是主席說的。」

我說佛法是講普度眾生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說的人，就這個範圍。普度眾生超過人的範圍，把人還包括在內，你說我應該說

哪個？那五種人什麼脫離低級趣味的人，有益於人民的人等等，那五種人，咱們讀「老三篇」不有五種人嗎？我說「主任，你說這五種人是什麼人？」我們主任反問我，「素雲，妳說他們是什麼人？」我說「是佛、是菩薩，你看毛主席都讚歎他們，那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麼說？所以我給預備黨員就講的佛法，包括了黨章這多全面！」我們主任說，「妳別說，我還駁不倒妳。」我說「咱們講道理，你能把我駁倒，我服從你的。」我跟我們主任因為工作關係比較熟悉，我雖然平時不大愛開玩笑，但是我們主任應該說比較喜歡我的工作魄力，他們都喜歡我工作認真，人家倒不一定說你這人如何如何好，說人家幹工作挺認真的。所以我就跟我們主任說，我說「主任，你還是想辦法把我駁倒，如果你駁不倒我，下次再找預備黨員談話，我還這麼談。」我就能天真到這種程度，如果換一個人，那領導不得黑死你？你敢這麼說話？你敢這麼做？你這啥單位？你啥工作性質？我沒有別的想法，因為我覺得無私就無畏，你如果想我這麼說，人家領導得批評我，提職也沒我分，漲工資也沒我分，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。

恰恰因為我的簡單，我的真誠，後來是人家處長跟我說的，「劉大姊，妳看妳啥也不爭，啥也不搶，咱們委啥好事都沒落下你，現在妳是正處長裡工資最高的。」我說「那怎麼可能？」我調到省政府的時候，我是從學校去的，那時候我工資很低很低，在我們委裡就是老末，應該是這樣的。我說「怎麼就我又變成最高的？」他說「妳不知道妳這幾年工資，以什麼速度在增長嗎？」我說「那漲工資都是你們人事處事，和我沒關係。」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我也不知道我怎麼當時就成了，我們全委正處長裡工資最高的。後來他給我解釋，他說「妳漲那是千分之二，還是百分之二，那工資人家一生能漲到一次就不錯了，妳漲了兩次。」我說「那誰給我漲的？」

我不知道，真的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有一次劃勾，我們委就是愛劃勾，一評啥、一選啥就劃勾。我說「那一次是劃勾，三次劃把我劃上去了，我記得我們委那次是我們兩個人，還有一個老處長。下一次啥時候我就不知道。」他說「下一次，妳連續評了三年的優秀公務員，所以妳就自然又漲了一級。」我說「那我不知道。」就是這樣。

所以我說有些個事用我的親身經歷，我告訴大家，有些你求求不來，你不求，可能該是你的自然就給你了。像是給我還不知道，這多坦然，心裡多高興！比如說這一把就有個能再漲一級工資的，我就動腦筋琢磨，這一級能不能漲給我？大家劃勾能不能劃給我？可能那我就生煩惱。如果要劃上我了，我挺高興，如果劃不上我，我可能想怎麼沒劃到我頭上？是不是你就生煩惱？這個問題不用解決，就非常好，我就從來沒有過這個念頭、這個想法。我告訴大家，比如說在機關裡一個是提職，一個是漲工資，因為提職和漲工資它是連帶的，我們在機關工作的同志都知道。按道理這個事是大家最關心的事情，在我這而恰恰不掛號，真是不掛號，所以這樣你就會很輕鬆、很自在。別人可能不理解，但是後來有些人就琢磨，劉素雲她頭腦這麼簡單，在委裡啥她也不爭，啥也不搶。真是的，我上班就是我那攤工作，我工作量大，完了下班我就是回家，我外交能力特別特別差，我不會交往。比如說請客、送禮，就這方面絕對是我的弱項，我請我同學吃飯不就一個菜嗎？豆干炒豆芽，我就這水平。

所以說真誠心怎麼發？有的就是你與生帶來的，可能我就屬於這個；再一個就是咱們學佛學明白了，真誠心一定會發起來。你就想你對別人真誠，別人不可能對你真誠，不是別人對你不真誠，是你自己的心態你感召的對不對？你別怨別人，說誰誰對我不真誠

。如果你有這種念頭，你先想是我對人家沒真誠，這樣你就改過來，你的真誠心就發出來了。真誠心發出來以後，你的慈悲心、平等心、清淨心自然而然就出來，實際很簡單。你怎麼說你對自己都不真誠？我不太明白這句話的意思，怎麼個對自己不真誠？你還能騙你自己嗎？連對自己都不愛惜，你怎麼個不愛惜法？這個我有點懂是懂在哪兒？比如說我自己不知道愛惜我自己，我從來沒想過我穿點什麼，我吃點什麼，我住房怎麼擴大面積，我怎麼享受，我自己從來沒有。你們看我今天和每天講課的衣服不一樣吧，我告訴你們，我為什麼要穿這個衣服？因為這個衣服和我現在穿的鞋，你看我這次穿這個鞋，來回講課來回脫、來回穿不太方便。我原來的鞋就很簡單，像那個飄飄鞋，一脫就提上來了，就這個。

我為什麼把這個新鞋穿來了？這個新衣服今天是第一次穿，是名牌，我告訴你們，就這個小標誌是名牌，我原來我不知道。這是大連的佛友給我買的，從大連給我寄到我家裡去的。然後和我的學生，我七〇屆教過的學生他們有聯繫，他們溝通。我學生打電話告訴我，「老師，妳這次去香港見師父，一定要穿大連佛友給妳寄的衣服，錄像一定要穿這個衣服錄，讓他們看見，心生歡喜，他們會高興的。我們給劉老師買的衣服，你看劉老師穿上挺合身、挺漂亮。」然後我來的頭一天，我就歸到我的包包，我帶哪件衣服？我第一念就想，這個衣服我一定得帶著，不能忘了，我到香港得穿這件衣服。前幾天為什麼沒穿？一個是這空調屋比較涼，這是一；第二，在講課的那個屋裡，師父坐的那是法座，你說我何德何能，坐到師父那法座上去給大家所謂的講講課，那個要嚴肅、要莊重。所以你看我一直穿著那個衣服，就有一天我換成束帶兜那個衣服，但是不行，一個是坐那兒不要露脖子，這是一。短袖我自己覺得是不是不太莊嚴？我就一直穿我長袖的條條衣服。我黑色的那條條衣服

我就一堂課穿了，後來考慮到它錄像的效果，大家看晃眼睛。你沒看那天背景都換了嗎？換成藍天白雲的嗎？就是那個衣服的條條是閃光的，晃眼睛，所以第二天我就又把那個衣服換上來，就是這樣。

我這個衣服我怎麼知道是名牌？我姑娘那天去了，我收拾衣物的時候，我姑娘去了，因為我姑娘在她媽媽已經六十六歲，我姑娘四十二歲，可能從她生下來到現在，沒看她媽穿過有這麼好的衣服。完了我擱床上，這不放著的嗎？我姑娘說「這老太太，怎麼還時髦起來，穿名牌了？」我說「哪個是名牌？」我姑娘說「老太太，就這個是名牌。」我說「那名牌擱哪標著？」他們給我寄這衣服的時候，把標籤都撕掉了，不讓我知道。實際你不撕我都不知道，那牌我都不會看，他們怕我看，怕我知道價錢，我估計這衣服一定很貴。我姑娘就告訴我，「媽，就這是名牌」，看我還有一個帶條條長袖的衣服也是這個標誌，我說「這回我認識，這個也是也帶著小豆豆。」我姑娘說「對，一看說這幾件衣服，基本都是名牌。」這是我姑娘告訴我。我說我看衣服就像看車似的，我看哪個都是四個轂轆都是車，啥牌我也不認識，什麼奔馳、寶馬我一個也不認識。就這樣，我覺得心很清淨，不研究這些問題。我家住的是富人家住的地方吧，可能全院就我一家窮戶，別人都很富有，我什麼念頭都不起。我沒說我老伴給我介紹，晚上站在台說，妳看這院車，這個啥牌，那啥，我說你不用跟我介紹，我一個也記不住。

真誠心應該發出來，然後連帶的其他幾個心自然而然就發出來。如果我們做為學佛人，沒有真誠心那不是真正的學佛人，可能我這句話說得有點重。一定要真誠，對自己要真誠，對別人要真誠，對所有的眾生都要真誠，包括你家裡的桌椅板凳，你都要真誠。像師父告訴我們的，不是說你每天給桌椅板凳鞠躬、磕頭，不是這樣

的，你把它收拾規規矩矩，擦得乾乾淨淨的。你別跟你家人一生氣，一個椅子砰甩那面去了，那就不行。對一切眾生都要有真誠心，可以發出來。剛才我第一個問題回答的，就是這個，這個可能重了。

問：本人幾年以來腦海中經常有聲音圍繞，變現父母、朋友、家人形相及聲音來告誡我，也可以和我交談，有問有答，預兆某些事物和結果。學生我罪業大好賭博，腦海中這些東西有時也神通預測準，但大多是錯的，幾年來很煩。老師，我學佛以來，我自己業障重，明知很多事情，話不能做和說，卻做、說了。在此我懇請老師幫助提點，我腦海中的形相、聲音是魔，還是冤親債主？還是欲置我於死地？

答：讓我直說嗎？我就告訴你，起碼不是佛、不是菩薩。一切相都是虛妄，不要著任何相，不管他誰來變現，你一句阿彌陀佛來對應就可以，就足夠，他自然會走掉的，會消失的。如果你貪戀這些，今天告訴我點啥，明天告訴我點啥，你還挺感興趣，那可能就愈來愈多、愈來愈重，你學佛就會走到岔道上去。咱們還是正知、正見、正覺、正修，好好念阿彌陀佛回西方極樂世界，其他全是假的。我這樣回答可不可以？

問：我自己是吃全素的，如果家人要去街市宰殺動物後，拿回來讓我煮，有時會買蛋，我怎麼辦？是否要為家人而煮？對著肉類要怎麼樣迴向給牠們？

答：我昨天好像說過這個問題，關於吃素問題很多，學佛人，如果家裡人有吃素的、有不吃素的，是產生矛盾的一個主要原因。做為我們學佛人，不要因為這個障礙別人，妳吃素妳就吃著，如果妳吃得很健康、很快樂，對方看見妳，他慢慢就跟上來了。我姑娘就是這樣，原來在廣州盡吃那些活東西，回到哈爾濱以後，和她爸

爸一樣。我們一桌兩制，原來是老伴我倆，後來我姑娘回來，是她爸爸那制的，他們倆是吃葷的，我吃素的，但是我們互不干擾，誰也不強迫誰。後來逐漸的我姑娘就開始吃我的菜，吃我的菜我看在眼裡，我沒有說什麼，逐漸逐漸過渡，最後就過渡到我這個制來了。她爸說「妳怎麼跑妳媽那面去？」她說「我媽這素菜真是挺好吃的。」現在我姑娘吃淨口素已經快三年了，她連蔥花和蒜都不沾，比我吃得還乾淨。因為我老伴要是做菜的時候，他喜歡放點蒜、蔥，我不介意。我老伴問我放行不行？我說行，只要你願意吃，你可以放。所以做素菜的時候，我老伴要是放點這個，我不反對，我也不介意，我不去想這是蔥、這是蒜有什麼味，我就想我吃的全是白菜、土豆、大蘿蔔，啥干擾沒有，心裡也不生煩惱。

所以第一個問題，妳說你給不給家裡人煮？我告訴妳接著煮，沒毛病。就是妳起心動念是什麼？妳起心動念是妳生煩惱了，妳說這個東西我不願意煮，他們是殺的、是活的，可能家裡人會生煩惱的，如果因為妳讓家裡人生煩惱，不對的。我是這樣想的，無論是佛也好，是菩薩也好，應該讓接觸到你的眾生都心生歡喜，不生煩惱，這是我們學佛人應該做的。妳在做的時候，妳加意念給牠們三皈，給牠們迴向，念往生咒，念七次也可以，念二十一次，妳要不放心，妳就念二十一遍往生咒給牠們迴向。然後妳告訴牠們，我一定好好念佛、修佛，我一定往生極樂世界，當我往生極樂世界以後，不管你們在哪一道，我一定度你們成佛。你說牠能瞋恨妳嗎？能瞋恨妳家人嗎？妳也替妳家人懺悔，妳說現在他們機緣不成熟，還要吃，就供養他們吧，就完了！這麼回答滿不滿意？

問：在家中做中峰三時繫念法會，如法嗎？

答：咱們一個一個來說，談不上什麼如法不如法。因為我接觸到佛友，曾經談過這個問題，有的佛友非常喜歡在家裡做繫念法會

，沒有什麼別的不良感覺。有的佛友做了以後，就說家裡不消停，就像我昨天說的，把鬼都招過去了。咱們做三時繫念法會，不是就是要超度那些亡靈嗎？是這個。我就想為什麼兩個都做這個法會，他的結果不一樣？還是我們做法會，咱們的同修們起心動念念頭不一樣？你念頭是為了超度這些亡靈，超度這些眾生，你是慈悲心發出來，他們會心生歡喜，他不會鬧你的。我們另外一個佛友做的時候，可能是自己本身有這種想法，也可能聽別的佛友說做這個不行，會招鬼的，他本身就膽戰心驚了，那可能你的感受和第一個肯定不一樣。第三條，就是如果做這個法會，肯定不是一個人、兩個人，如果帶領大家做法會的領頭人，他的修行、他的德行怎麼樣？如果這個帶頭人很有德行，修行很到位，他的效果可能就會好一些；如果差一些，可能這個法會的效果就差一些。這是第一個題。

問：在家裡長期供眾生牌位，如法嗎？

答：我不知道你所說的眾生牌位是指哪些，廣泛的說眾生的牌位，如果逢年過節供一供，可以，平時最好是在道場供，道場供養眾生牌位是最如法的。

問：我們在家念佛，能擺一張桌放供品，專請酒店所殺害的雞鵝鴨魚等生靈，及馬路橫死的眾生、火葬場的眾生，來跟我們一起念佛嗎？

答：你不要把範圍縮得這麼小，廣泛一點。我為什麼告訴大家學佛人心量要大？你要心懷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，你要是為虛空法界一切眾生來供養，那都沒有毛病。為什麼我家播經，我告訴大家，我不請不送？因為我想，你請、你送總有一個範圍的侷限，對不對？你請他、請他、請他，你總還有落下的，你莫不如就是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、一切有緣眾生，你們都可以來聽，願意聽經的聽經，願意念佛的念佛，隨時來，隨時走，你們自在，我也自在，

這樣多好。你還能琢磨，比如說那個酒店裡殺了若干隻雞、若干隻鴨，你能一一都把牠們名字叫出，你還給牠起個名嗎？不可能，所以這個範圍有點小。你如果要供養，咱們比如說供養水果，供養素食，你為了給這些個眾生也可以，但是你的心念一定要是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。有些什麼特殊情況？比如說有的佛友告訴我，誰誰誰剛去世，我在家早晨拜佛的時候，我單門給他迴向三天。我是這麼做的，供大家參考。譬如說我前些日子回我原來工作的地方，他們告訴我，我的兩個老師去世了，還有我的一個好朋友去世了。我聽說以後，我回家正好趕上五月初一，我就給他們做了三皈依，發了三皈依證。然後我告訴他們要念佛，你們如果喜歡我家這個道場，你們可以到這來聽經念佛。我也推薦四大佛山，推薦咱們淨宗道場、咱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就是我有印象的這些淨宗道場地方。我說你們如果和哪兒有緣，就到哪裡去聽經聞法，將來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問：第四個問題是，我們家鄉有三位居士，專門請剛死的人在他們家裡飲食、聽佛號、立牌位，但這三位居士身體很不好，是不是他們這樣做不如法？

答：如果要是身體狀況比較弱，沒有能力這麼做，最好是不這樣做。他這麼做錯不錯？不錯，最起碼說明咱們這三位居士他有慈悲心，他想超度剛去世的人，能夠提起來去好的地方，這個事的本身沒有錯。但是如果三位居士本身就身體不好，因為畢竟是陰陽兩隔，我說的都比較實在了。為什麼我知道陰陽兩隔這個詞？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但是你們聽了不要當神話，也不要當我有什麼通，我真不是，所以這樣的例子一般我不敢給大家說。就是有一次我在我姊姊那兒，我突然就有一種感覺，只是感覺而已，好像誰來了。我跟我姊說，我說「有客人來吧？」我姊就說「沒來，沒聽著誰按

門鈴。」我說「姊，不是那個概念，我說不清楚。」我姊說「那就等等看看吧。」完了就這麼三、五分鐘以後，就通過我姊的嘴和我說話，說話是誰？是我去世的爸爸，因為我爸爸去世那時候已經好幾十年了，從來沒有過這種現象。我就想那表情、動作、那個語言、那個語調，都是我爸爸生前的那個樣。

我說「你是誰？」我爸爸告訴我，「我是妳爸。」我說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我爸說「我來告狀。」我說「你告誰的狀？」「我告妳媽的狀。」說告我媽媽的狀，我媽媽也去世了。我說「你幹嘛告我媽的狀？」因為生前我爸是絕對聽我媽的，我媽脾氣不好，我爸脾氣非常好，從來從老爺子嘴裡，沒聽到他說過任何人一個不字，特別慈悲善良。我說「你怎麼走了以後回來告狀？」他說「第一狀說三三陽壽沒有到，讓妳媽給拽來了。」三三就是我姊的三女兒，她二十一歲那年自己撞火車去世了，不是火車撞她，是她撞火車，火車迎面開過來以後，人家已經減速煞閘了，她就迎著火車頭站著就這樣。這爸爸告訴我，「三三陽壽沒到，妳媽嫌孤獨，把三三拽來了。」因為我媽最喜歡這個外孫女，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爸爸告訴我，「我陽壽也沒到，讓妳媽也把我拽來了，所以我告她的狀。」我爸爸說「我跟她商量，我說素卿（就指我姊），她孩子多（我姊五個孩子），挺困難的，我多幫她幾年。妳媽說不行，我怪孤獨的，你得來陪我，就把我爸爸也拽過去了。」就是你看三年之內，我媽、我外甥女、我爸，三年之內全走了，就是這樣。

你說這個事是不是這樣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沒經歷過這個事。我就給一頓勸解，我說「爸，就算老姑娘給我媽求情了，她生前脾氣不好我知道，她做這個事做得不對，但是已經成事實，你就原諒她吧！」我爸說「我不原諒她。」沒勸好，連老姑娘這面子也不給，因為我爸和我媽生前特別疼我、愛我，老姑娘可是了不得了，就

這樣沒勸好。沒勸好，我說「爸，你說的是真的假的，我也不知道，那你要不讓我媽來說。」我當時的想法是什麼？我試試這怎回事？就那麼一瞬間就轉成我媽的語言了，完了我媽說就特別薦，如果我要是能看見，可能都這麼低頭，不點兒小聲說，「是我把三三和妳爸拽去的，妳爸不原諒我，一直恨我。」就這樣的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這事過去以後，因為當時我要上班，我是在我姊家，早晨回省政府上班。然後我就那種感覺我爸爸沒走，好像在跟著我，但是我看不著。我心裡就想，「爸，你是不是有話還沒說完？等我晚上下班回家有工夫你再跟我說吧。」完了我就上班了，忙乎這一天，晚上下班吃完飯，收拾利索往佛堂一坐，「行，老爸你要是沒走，你有啥說的你就說吧。」就這麼簡單，真的，我爸說「我來一次不容易，我捨不得，但是陰陽兩隔，我不能老在這兒。」我說「你在這兒怎麼的？」他說「我要是在這兒，妳們身體不舒服。」所以我從那次開始，我知道有陰陽兩隔。

然後我說「爸，那以後你就經常回來！」我爸說「不行，一是陰陽兩隔，我回來，無論我到妳姊那兒，還是到妳這兒，反應在妳們身體就是不舒服，不一定有病，但是最起碼是不舒服。」我爸因為心疼我姊倆，所以不回來。第二，我爸告訴我，「妳和妳姊妳們兩家都有門衛，站崗的進不去。」我說「沒有，我家沒有，我姊家也沒有，你這回不進來了嗎？你怎進的？」我爸說「我拿妳令箭進來的。」我說「我哪有令箭？」他說「妳說的話就是令箭。」我說「我說啥了？」他說「早晨妳不想了的嗎？」他都知道我是想的，我沒說。他說妳不想了嗎？「老爸，你要沒說完，晚上我下班回去，你再跟我說。」他說妳這話對我來說就是令箭，我就進來。就這麼的，所以像這些事，你說是我求來的嗎？是我想來的嗎？不是，因為我不懂，我根本想不出來。所以他這個問題，我剛才回答他這

樣，我不知這位居士聽沒聽懂。就是你還是老老實實念佛，你首先提高自己的境界，提高自己的修行層次，提高自己的德行，你這些都具備了，隨著不斷提高，你做啥都靈，你想啥都靈，真是的。可能你一個念頭，你想把誰從地獄裡超出來，大概這個都可以做得到。不信，咱們可以試一試是不是？

問：第五個問題是，有一位應該是學佛弟子（可能這個字寫錯了），她懷孕時一直誦《地藏經》，兒子已經六歲，身體健康，很少生病，就是不會說話，不會叫爸媽，其他什麼都不會說，所以不能上幼兒園，不能和同年齡人溝通。請老師告訴她應該怎麼做，做什麼功德迴向給她的兒子。

答：這個問題，我沒回答你之前，我先給你舉個例子。前些天，外地的一個佛友給我打電話，不說她的姓和名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說「您是誰？」她說「老師，我不告訴妳我的名字。」因為當時刁居士在我家，一聽就就是不願意來說，連個名都不敢告訴，「大姊，別跟她說。」我聽聽，還得認真的聽，看她有什麼想法，這個佛友就說她的兒子腦癱，可能才不大，她很苦惱，到全國各地去治都治不了。她問我，「劉老師，這個問題怎麼解決？」我說「孩子的問題，反應在孩子身上，實際是母親的問題。」我也不知道，我怎麼就這麼給人解答的。我說「妳琢磨琢磨，妳在哪方面做得有欠缺？妳如果想跟我說，妳就跟我說，妳不想跟我說，我不勉強妳。」因為人如果沒到那個層次，他有些隱私他不會想讓別人知道。她在電話那面她就哭了，哭了她就沒說，我說「我提示提示妳吧，如果我這個提示正好對妳心思了，是這麼回事，妳就知道我說的是對的了。」

我說咱們中國不是講孝嗎？妳在孝的方面，做得有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？愈說愈哭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哭夠了以後跟我說，

「劉老師，妳說對了，我是在孝的問題上犯了錯，我不孝順公婆，我懷這個孩子的時候，我對公婆不恭敬、不禮貌、不孝敬，老生氣，我看公公不順眼，我看婆婆也生氣、也不順眼。」你看這個原因不就找到了嗎？你看在懷孕的過程當中，她這種心態這個孩子能好嗎？胎教那麼重要，他正在長成、長成、長成的過程當中，他接觸到的是這麼樣的信息，那孩子肯定就報銷、報廢了。我說因為妳的所作所為導致妳生了這麼一個兒子，妳現在心疼妳的兒子，你想沒想你當時沒有孝敬公婆，前面是因，這就是果。我說話可能是有點不客氣。我說如果妳認識到了，你公公婆婆現在還在不在世？她說好像婆婆還在世，公公已經走了。

我說如果這樣，妳在公公的墳前發個願，就說「我過去做錯了，我從現在開始，我一定好好念佛，我沒有報答你老人家恩德的機會，在人世間。我修成佛以後，我一定要度你成佛，那是我對你老家的最大的孝敬，我用這個孝來回報你老人家。」我說妳婆婆現在不在世嗎？妳從現在開始，用妳的一顆真誠心去孝敬妳的婆婆，妳這個情況會有改觀。我說如果妳把我的話當成耳旁風，妳做不到，妳這個孩子不是殘廢嗎？計畫生育它有個條文，第一個孩子殘廢，妳可以生第二個，我說如果妳要是那樣，妳第二個比這個還殘廢。我說完了以後，我都覺得我這話是不是說得有點重？但是我就想如果我不把話說到位，不能讓她疼，哪怕我拿針扎她，我能給她扎疼她才能夠醒悟。如果我浮皮潦草說兩句，我應酬應酬行不行？我也可以說，我說這個事不太懂，我就應酬過去了！但是我能把話說到這個分上，我覺得我對她負責任。如果她以後理解阿彌陀佛，不理解也阿彌陀佛。

問：下一個問題是，嬰兒很小，才幾個月，能不能背著在家裡念佛堂上早晚課和繞佛。（因為有時候會在背上就睡覺了，指那孩

子)，有的時候會影響上晚課，只好不誦經，抱著嬰兒繞佛。不能跪拜佛菩薩，只好抱著孩子彎腰，不合掌拜，這樣做可以嗎？是否不夠恭敬？請老師開示。

答：還是起心動念，這是形式，師父講法的時候告訴我們，「佛法重實質，不重形式」，我們不要把這話一聽，從這耳聽那耳朵冒過去。妳仔細要想一想。重實質不重形式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會遇到好多這樣的事情，有這一句話，妳自己都可以解決。就像這個孩子小，妳背著他在念佛堂裡念佛好不好？好，沒毛病。妳念佛，孩子不也在念佛嗎？從小就受這個念佛的薰陶，有什麼不好的？他睡著了，他那個真我沒它睡覺吧，這個肉身的我，這個孩子睡著了，他的真我它沒睡覺，它不在跟著妳念佛嗎？妳說好還是不好？就一個字，好！抱著孩子繞佛不能跪拜，只好彎著腰，還不能合掌，這樣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妳的心不是有恭敬嗎？不是誠敬嗎？就可以了。佛菩薩不挑理，護法看著都高興，妳看這麼困難就這個條件，還不忘念佛、繞佛，他會讚歎妳的，高高興興的念下去、拜下去，妳怎麼個形式都可以，只要妳真誠心就可以了。別劃那麼些條條框框把自己框住，咱們念佛應該圓融。別學得那麼僵硬，這麼行不行、那麼行不行，妳要再劃，妳可能走道先邁右腳、還邁左腳，妳都不知道，到時候順拐了。

問：我們公司有一位女員工得了一種絕症，做了手術，她本人現在還不知道得的什麼病，醫院讓她做六次化療。這樣的話她早晚會知道，醫生暗示做化療也治不好，對這名女員工如何來解救她？請老師開示。

答：第一最佳方案是告訴她事實，勸她一心念佛求往生，不求生。但是可能這個員工比較年輕，這麼做，用咱們世間法來說也比較殘酷是不是？她不像我老太婆，念十多年佛，都知道生死是怎回

事，也不害怕，也不擔憂，也不恐懼，怎麼都好說。但是做一個年輕的孩子來說，這個事確實有一定的難度。但是她這個病，可能維持的時間不會太長，所以這是一個矛盾。在這個不長的這段時間裡怎麼辦？先啟發她，聽聽念佛機，念念阿彌陀佛，緩解一下病痛，往這個道上先引她。但是這個速度相對來講，要稍微加快一點，因為如果你慢了，她可能時間不夠了。如果她能夠明白，她自己能悟，悟到這個最好，就是我這病不可治了，化療也不解決作用，我就是念佛求往生，達到這個目標是最最理想的。但是要有一個短暫的過程，這個也看她自己的緣分是不是？我們做為她的領導，做為她的朋友，把我們應該說的，我們應該做的做了就可以了，不留什麼遺憾，因為我們的慈悲心已經發出來。這個孩子看來保住生命不太可能。

問：我是一個學佛不久的人，想請問妳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們學佛人要怎麼樣拜祖宗？能要肉拜嗎？是不是供不供肉什麼的，或是要素菜拜？假如他們還不能到達西方，非用素菜來拜他們不是很好？後面畫了一個問號。

答：拜祖宗，如果你是學佛人，你可以跟祖宗說，你說現在我學佛，我吃素了，我希望祖宗們能夠接受我這個理念，希望你們也念佛求生淨土，將來咱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見。現在我用素食來供養你們，請你們心生歡喜。我建議還是用素菜來供，如果咱們不學佛，那你供什麼都隨緣是不是？做為學佛人來說，既然咱們明白這個道理，還是用素菜供為最佳。如果你祖宗說話了，說不行，我非要吃肉，你也就恆順一把吧，說這一把我先供養你點肉，你吃完了以後，下一把能不供養肉最好。你祖宗可能不會這樣說吧？

問：慚愧，末學對男女之事的心比較重，我常常想如果我男女之事的心可以淡，或者放下的話，我絕對成佛有餘。在這方面末學

很痛苦，我自己總是沒臉沒皮，很是想改但是改不掉，這是最嚴重的問題。

答：我就問你個問題，你是想成佛，還是想繼續六道輪迴，甚至上三惡道去？你這個問題你自己會有答案的。你要想成佛，你就漸漸的把它放淡，把它放下，最後完全放下。因為《楞嚴經》裡有一段專門說這個問題，你翻翻《楞嚴經》那一段，你對照對照。如果你想六道輪迴，我上三惡道我也不害怕，那你就繼續的放不下，繼續沒臉沒皮。我很讚歎咱們這位佛友，很有膽量是不是？能把這個問題提出來，真是很不錯，說明你學佛已經很有長進了。我剛才開玩笑，不能說沒臉沒皮，就是做為男人也好、女人也好，特別是比較年輕的同修們，這個問題你要說一下子就徹底放下，那也有點不近人情是不是？你認識到這個問題，慢慢來你自己明白這個道理以後，你自己就會愈來愈淡，愈來愈淡，是不是這樣的？還有一個什麼好方法？就觀想法。

我是看過台灣一個法師的光碟，人家問他一個問題，師父，你雖然皈依佛門，你學佛了，因為也是一個年輕的法師，也很出名。人家問他，說你這個問題你是怎麼解決的？你看到年輕的女士，你不再起心動念了嗎？因為這個法師他的夫人相當漂亮，還有一個非常漂亮乖巧的兒子，一個幸福之家。而且這個法師他沒有出家之前，非常非常有錢，就是這樣一個法師，我一說你們就知道了。問到他這個問題，這個師父是怎麼回答的？他說他用觀想法，他修了一個不淨觀，如果我沒記錯，叫不淨觀。說在一個山洞裡，放著一具死屍，然後好像是七個、還是八個師父，大家一起修不淨觀。後來就剩他一個，那幾個都跑了，因為這一具屍體，是一個生前非常漂亮的女士，在這裡放著，你說它是不是在逐漸發生變化？腐爛、發臭，逐漸在變化。他說他從頭至尾就看著這具屍體，從一個肯定是

經過化妝很漂亮，一直看到它變成一堆白骨，怎麼樣腐爛，怎麼樣發臭。所以從那以後，他說我見著任何漂亮的女士，我看到的不是她漂亮，我是看到一具白骨，在它整個腐爛的過程。所以說這不是我教給你，我介紹你，師父告訴這個方法，對你來說可能會有點用。你就想再漂亮，她最後就是那一堆白骨。

我曾經看見一個佛友往生，四十來歲，是個非常漂亮的女士，很愛打扮，因為她好像是做美容化妝的，你說這樣的女士，她自己能不漂亮嗎？後來她有病了，她弟弟把她接回哈爾濱，然後希望我們去送送她。我們就去了，就是病到那種程度了，你第一眼看到真漂亮，就是這種感覺。你看她的照片，就是生前非常漂亮那個時候照的太漂亮了，真是美人，電影演員也未必能趕上她，就是這樣一個。死了以後第二天早晨一看，整個人全變了，變得非常醜陋，臉的顏色是鐵青色的，嘴斜眼歪。你看原來那麼漂亮，現在就變成這個樣，你說什麼叫漂亮？什麼東西都不是永恆的對不對？只有你那個真我，你那個真如自性是永恆的。什麼叫漂亮？什麼叫不漂亮？有些佛友誇我，這老太太長得漂亮，年輕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漂亮。啥叫漂亮？我說一個人大大方方的很莊重，這就是漂亮。不在你的面孔長得多麼漂亮，你可能是小眼睛，但是在你的臉上，你看你這小眼睛就是最漂亮的，你單眼皮就是最漂亮的。

我看那些割雙眼皮的，我就想我的媽，妳割它幹啥？妳單眼皮的時候挺好看，挺受看的，因為它有個協調是不是？我有個好朋友後來割雙眼皮了，她原來沒割的時候，我看她可順眼，她五官有個搭配。結果她突然割了個雙眼皮，第一次上我家嚇我一跳，賊溜溜的，她割出來的和她原來的不一樣。可能時間長了以後，它是不是就會再變回去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覺得我這一輩子真是，那時候叫化妝，我沒化過。第一張碟我不說嗎？結婚時買了兩瓶雪花膏，

都擦腳上了，沒擦臉，那就是我這一生中唯一的化妝品，其他我什麼都沒有，我沒化過妝，我沒擦過雪花膏。現在所有化妝品，現在洗澡的叫浴液，就那些個東西我從來都沒用過，我覺得一整那個東西他們一用，家裡人一用，我說怎麼上不來氣？我可能天生就是窮嗖嗖的命，窮嗖嗖得很自在，就是這樣的。剛才這個佛友，如果我要說你別生煩惱了，你肯定比我小，我是老大姊，老大姊關心你、愛護你，告訴你都是真話、實話、好話。將來你成佛了，你會想多虧那個劉大姊告訴我，我改了，否則的話，我來不了西方極樂世界，我作不了佛。你現在恨我點也沒關係，你成佛的時候你就會感謝我的。

問：拜佛時是否要觀想？如需要應作如是觀想？

答：我不觀想，我就是念佛，我就是阿彌陀佛還四個字。因為蓮池大師說了，你要今生就下定決心發大願要回家，要回極樂世界，「阿彌陀佛」就夠了，就四個字這叫名號。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是表示皈依、禮敬、尊敬，是屬於客氣話。咱要回家就別客氣了，就阿彌陀佛吧！我不會觀想，我就念阿彌陀佛。我給舉個例子，咱們父母在世的時候，咱們每天放學回家，背著小書包一進屋說，「爸媽，我回來了。」是不是這種親切的語言？是不是每天咱們回來說，親愛的爸爸、親愛的媽媽，我回來了？咱們不這麼囉嗦，最簡單的是最親切的，爸媽我回來了。阿彌陀佛就是咱爸是不是？咱阿彌陀佛就完了，愈簡單愈好。

問：修淨土宗是靠持名念佛以達到清淨心，平時是否需要學習盤腿坐？坐著念佛是否用盤腿坐？因為有師兄叫我學，對身體也有好處，不知有否需要盤腿？

答：這就很簡單，就是念佛需不需要盤腿？我告訴你們，我只能說我自己，我不會盤腿，到現在我也不會盤腿。但是因為我磕頭

磕得比較多吧，可能是佛力加持我腿很軟和，我能不能盤上？我能盤上，我不會雙盤，我也不會什麼單盤，但是我腿是比較軟的，我念佛沒盤過腿念。如果你就那樣，你別聽這個說、那個說，如果你盤腿念佛你攝心，你就盤腿念；你這麼搭腿坐著念攝心，你就搭腿坐。如果你要盤腿坐不舒服，你念會左右搖擺的，一會這麼不舒服了，扳了扳腿，一會兒扳了腿，影響你的清淨心。你乾脆怎麼舒服你怎麼念，只要這阿彌陀佛不間斷、不離口就好。

問：第三個問題是，年紀八十的父母在家都有念佛，和兒媳孫女住，是否需要安排他們到淨土道場去求往生，對他們往生西方比較有把握，還是讓他們在家裡終老？因為兒媳婦沒有學佛，女兒有學佛，但不在一起住，如何安排，對父母往生西方比較好？

答：我不知道你家裡的具體環境，現在咱們都說大實話，現在兒女能讓父母長輩在家裡往生的，為數不多。因為啥？人家現在都住大房子、好房子，人怕你死在這裡，人房子賣不上價錢，人家自己住不方便是不是？這個理念不同。如果家裡的兒女都是學佛的，在家裡往生是最好的，因為這個環境，老人住了好長時間，他已經非常熟悉，他在這個環境裡往生，他會很安心、很踏實。如果你伶仃把他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他心裡不踏實；最好是在家裡往生，那就要看你家裡的具體條件。如果比如說人家兒媳婦不學佛，人家堅決反對你在家裡往生；你如果要是女兒學佛，非得讓老媽在家裡往生。你們之間會產生摩擦矛盾的，這樣你們一摩擦、一矛盾，對老人往生更是個障礙。老人最難過的是什麼？我告訴你，咱們在座很多老菩薩們，我也是奶奶也是母親，六十六歲也算步入老年人的隊伍裡，我最不願意看到的兒女之間有矛盾，這是第一。第二，兒女們有病，還是心裡有點心疼，這個親情太難放了，真是這樣的。所以假如說你們沒有矛盾，可以協商解決，最理想是讓老人在家往

生；如果協商不成還是隨緣，求佛菩薩加持，別求人，求人不靈，求佛靈。如果送哪個淨宗道場往生，也是一件好事。我曾經去過一個寺院，那個寺院有幾位師父，是二僧的寺院，送了不少老菩薩們往生，送得非常好，很殊勝，師父們都很發心，就看這個具體因緣，要隨緣。但是不管送哪兒，都有利於老人往生、有利於家庭和睦，這是一個大的原則。

問：愛人喜歡消費，不能節約，我勸說無用時，是不是應該隨他和他一起享用？比如住貴的旅館。錢財的事都交給他處理，不再限制他，讓他開心這樣做對不對？

答：這個事這麼說吧，節約好，浪費不好，浪費造業，你要是把福報享盡，剩下的全是苦、全是罪，然後你就到三途裡去報到。如果是學佛的人，懂這個道理了，你讓他浪費他都不浪費。是不是你愛人不學佛，他不懂得這個理？他不懂這個理，他手裡有錢他幹什麼？肯定就是在這些方面，這個對他是很不利的。你如果勸說他，他能聽這是最好的；妳勸說不了他，他不聽，你也不要和他對著幹。對著幹的結果，他還不能改，完了他也煩惱，妳也煩惱。但是妳說是不是隨著他？不能隨著他，如果你是念佛的，不能隨著他，不能和他一起享這個福。如果他的福報享盡了，你隨著他，你的福報也享盡了，你會和他一樣遭罪的，你得考慮妳最後的結局。不有五福嗎？最後一福就是好死，如果你把福享大了，最後妳死的會很悲慘的。所以妳看現在有些老年人植物人，我也認識的一個人，植物人五年就躺在床上，靠打鼻管什麼的維持生命，你說是享福還是受罪？那就是他該享的福報沒享完，用這種方法把福報享完他才走。實際上是非常痛苦的，家裡人也痛苦，他自己也痛苦。你說五年躺在床上，就靠別人來這麼折騰，是福嗎？那不是痛苦嗎？錢財的事交給他處理，不限制他，讓他開心，這是妳們夫妻之間的事，我

怎給你們做主？我說你交給他，他開心，他都揮霍了，你說我指使他造業，那我不慈悲；你說我不交給他，你們倆人再因為這錢打仗，你說怎麼辦？協商解決，控制一部分，先給一部分，少給，先讓他少浪費點。實在不行放手，那就是他自己的因緣，自己的業自己了，不要控制，就徹底放手。但是你該怎麼做你得怎麼做，你不能和他一樣去做。

問：現在社會上學歷高、工資高、有職位的優秀女孩很多，但是已是三十多歲，還是沒有成家，社會稱是剩女。（你看你這兩個都寫上了，咱是後面那個，不是前面那個，前面那個是剩下的女兒，後面咱們是聖，聖人的女是不是？咱做後面那個聖女，別人願怎麼說怎麼說，反正是同音。）但是她們的父母天天愁，閨女嫁不出去，睡不好，愁得頭髮都白了，問我是否可以求菩薩，我該怎樣幫助她們？

答：我家有例子，我姑娘四十歲結婚，因為在她沒有結婚之前，曾經處過朋友，因緣不成熟就拜拜，黃了。完了我姑娘，第一個因為我家是屬於比較正統的家庭，就要求比較嚴格，就是咱們處朋友就好好處，一個成那是最好的，處不成咱分手也別作惡人，也別作仇人，咱還可以當朋友來相處，我就是這麼教育的。但是第一個朋友沒成以後，我姑娘就告訴我，「媽，我對這個事有點傷心，我不感興趣了，很累人。」因為她第一個朋友處了五年，她說很累人，很累心，不如我自己該幹點啥幹點啥。因為我姑娘性格有點像我，很簡單。我說「妳自己拿這個主意，妳不處對象，媽沒意見，妳覺得怎麼好妳就怎麼辦，但是一定要做好這個人。」我是這樣告訴的。後來我姑娘問我，「媽，我真獨身一輩子，妳真沒有想法嗎？妳真贊成嗎？」我說我贊成。當時我這麼回答姑娘的時候，我心是怎麼想的？因為我的婚姻生活，應該說談不上什麼幸福，老伴精神

病，沒有結婚之前就精神病，結婚以後這四十四年。現在我認識到了，人家是大菩薩來助我，來給我出考題的，你說我考博士題，人家都給我出了，那我不得感謝人嗎？

但是當時想不通的時候，就想媽的這一生挺苦的，妳真是如果婚姻問題處理不好，一生的痛苦，我真這麼想。所以她說我獨身可不可以？我說可以，是在那個理念的情況下，我這麼說的。後來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姑娘說「媽，如果我要出家怎麼樣？」我說「舉雙手贊成。」我真是這麼回答的。後來可能因緣就成熟了，我的一個老同事上我家去，非得要給我姑娘介紹對象，我當時就回絕了，我說「不行，我姑娘不找對象，說不定人家還要出家。」就這樣我的老同事就跟我說，「妳這什麼當媽的，妳太不負責任了，不行，我得給翹子介紹對象。」第一把讓我給回絕了，我連面都沒有讓他見著我姑娘，就沒成。我想這事過去了，過些日子人家又來了，碰見我姑娘，人家直接就說，「翹翹，大爺給你介紹個對象行不行？」我姑娘瞅瞅我，瞅瞅他，我姑娘就說了一句，「那就見見吧！」後來等我這個老同事走了以後，我說「翹翹，妳怎麼答應要見見？第一把我都回絕了。」我姑娘說「媽，妳有些時候做得就有點過分，那麼大歲數大爺，妳看來給我介紹對象，我說我不見，我不處對象，你說人家怎出咱家這個門？那就見見吧！」我說「那你自己定，妳要見就去見吧。」

這老爺子就把這兩個孩子領在一起，就見第一面。見了第一面回來以後，我就瞄著我姑娘臉色，我看她啥態度。一進屋，我姑娘鞋還沒脫告訴我，「媽，沒戲。」我說「沒戲挺好。」這是第一面就尋思這事完了！過了幾天人家男方又約要見面，我姑娘就有點抹不開，我姑娘說「媽，怎麼辦？他又約我。」我說「還是你自己拿主意。」我姑娘說「不行，我再見他一次，我告訴他就拉倒吧！」

我說行，就又去了。又去了以後，回來還告訴我，「媽，沒戲，但是我沒好意思說，你再不要找我了，這話沒說出來。」我說「妳看妳那麼笨，妳既然不想跟人家處，沒戲，那妳就告訴他，妳說咱倆不合適，或者是妳就說我不太想找對象，就完了。」她說「媽，我不能像妳那麼說。」就這麼的，這不是第二次嗎？第三次又約，我說「我就不管了，妳想怎說就怎說。」我姑娘就又去了，這回去了一進屋，沒戲那兩字沒了，我一看那表情和頭兩次也不一樣，我就想這把可能是有戲，或者有點戲，那就等著聽戲、看戲吧。

後來我姑娘就跟我嘮嗑說，「媽，這是我第三次見他，我這次見他，和第一次、第二次見他感覺不一樣。」我說「啥感覺？」她說「我覺得他說的那些個東西，好像這個人很有頭腦，他不是像社會那些人說的那些個東西。」我說「妳憑感覺，妳就自己辦吧！」就這樣，你說就這麼個因緣，他們倆誰都認為不能成，因為我姑娘這個對象其貌不揚，個兒挺矮的，長得不能說醜，反正不漂亮，就這樣。就是這樣倆人最後就成了，你說是不是就是這個緣分？要我說因緣這個東西也很微妙，誰都沒想成。我告訴你們，結婚那天就弄個笑話，沒結婚之前我就開始整笑話了，我問人家，我說我姑娘結婚，我得幹點啥？啥是我的任務？我的朋友告訴我，說好多事！我說不要好多事，就一件，妳就從這好多事裡給我選最關鍵的那一件，我必須做的。說第一件做的發紅包，我說發多少錢？過去發一百零一，叫百裡挑一；現在拿不出手，最少得發一千零一叫千裡挑一。我說千裡挑一還行，那就千裡挑一吧，我就準備一千零一塊錢，事先把紅包裝，怕忘，因為這一個任務不能忘。

結果那天，我這個未來的姑爺領了他的司機就到我家來，晚上來的，一進門我就想起來，頭一件把紅包遞出去，我說「給你，發紅包。」人家那個司機就跟我說「劉姨，發早了。」我說「啥時候

發？」「得結婚那天發。」發早了，又把這紅包拿回來，你說我是不是盡整笑話？我還挺不好意思，你說這怎整的？他們辦完事走了，這就記住了，結婚那天發。結果結婚那天人家來接親，一進屋我當然怕忘了又發紅包，人家管事的中間那個叫司儀是叫啥？人家司儀就說「大娘，發早了。」我心裡尋思那天發早了，今天不是告訴我結婚那天嗎？這不是結婚這天怎又早了？我說那啥時候發？他說一會兒，您二老坐在這兒，他們倆得給你們行禮，你囑咐幾句話，然後再發紅包。這回記住了，紅包又裝兜裡了，就等著安排我們坐著。坐著以後，實際我心裡在嘀咕什麼？別忘了發紅包，別忘了發紅包。完了他倆站在我們面前，行禮，我心裡「趕快行完禮，把這紅包發了，我這一個任務就完成了，就沒我事了，我好輕鬆！」

就這樣這把紅包遞出去了，我尋思就完了，司儀說老人家還得囑咐囑咐講講話。我沒準備，我心裡話不就告訴我，發紅包嗎？這怎麼還有講話？這我講啥？反正也沒經過大腦思考，沒有，那麼多人都在那兒圍著，我就站起來就說吧，我現在都記不起來，我當時我記住說三條或四條。其中有一條我就告訴他們，不管你們將來是富有還是貧窮，你們都要好好念佛、學佛，富有了不要張狂，貧窮了要耐得住清貧和寂寞。好像中間有一個題目是這個，還有兩條我記不住了。說完了以後人家司儀說，「我當了這麼多年司儀，主持這麼多婚禮，沒看見誰家老人在兒女結婚的時候，是這樣的演說，我非常感動。」我心裡話你感動就行，就這麼的就把這個事過去了。再說結婚那天非得擺桌，他們家擺，男方家擺，說你們女方家的親戚可以一起來。我行，我可省事了，這事我可不會張了，我就去，說給娘家留幾桌？我說幾桌都行，我沒通知誰。我真沒通知誰，這個事我從來不會發通知說，我家孩兒要結婚，這我不會，佛友可能就三、四個知道的。再說結婚那天，我外甥女的小姑娘三歲也去

了，小臉胖嘟嘟的，這不坐那兒吃飯嗎？這不得敬酒嗎？敬酒的時候到她那桌敬了，你說人家這個孩子說的是啥？說「他怎長得這麼醜，白瞎我大姨了。」也沒尋思這孩子能說出這句話，弄得她媽直捅她、直掐她，童言無忌是不是？頭一回看見這大姨夫怎長這麼醜。

你說有沒有意思？所以我說關於婚姻的問題，如果這個問題我要回答得你不滿意，咱們可以再商討。但是我就想我做為老人，我家孩子結婚晚，或者她不找對象，甚至她都要出家，我全贊成，我沒有一個反對。我就是說各人有各人的因緣，你這一生有這個因緣你要結婚，那你就結婚，媽不反對；如果你沒有這個因緣，你要獨身一輩子，媽也不反對；如果因緣成熟了，你要出家，我贊成，我就是這種態度。所以我沒把頭髮都愁白，我頭髮白了是遺傳，不是愁的。如果這父母能看到我這張光碟，我想多少有點啟發是不是？做為孩子本身，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做主，因緣成熟了，你該成家就成家，沒有這個因緣，婚姻問題是一個嚴肅的問題，不要湊合，不要對付。一旦你婚姻問題真是湊合、對付了，結婚以後發現對方這也不太合適，那也不太合適，你會很苦惱的，因為你後半生還有好長一段路，還是自己怎麼輕鬆，怎麼瀟灑，你就怎麼辦，父母的工作可以做。如果生活當中妳碰到了一個如意郎君，那妳想感謝佛菩薩賜給妳的。

問：生活中的執著怎麼理解？請劉老師舉例，我們怎樣克服？

答：我不知道你怎麼個執著法，比如說學歷高、工資高、有職位，可能比較愛打扮，你是不是執著這名牌？你讓我舉例，因為我對你本人不太了解，我不知道你執著的是什麼。假如說你就執著這名牌衣服，你聽了我這幾天的講課，假如你沒聽全，你要是看了光碟你會解決的。實際人的漂亮、人的美、人的氣質不在外表，它在

內在，你內在的東西反應在外面那就是氣質，所以你執著這些是沒有用的。下午還有機會，如果你想告訴我你執著什麼，我可以再詳細給你回答這個問題。什麼都不要執著，我過去很執著，比如說我和領導之間也有過衝突、有過矛盾。因為啥？這個事領導要這麼辦，我認為不對，我非得要那麼辦，這也是一種執著。現在學佛想明白了，領導是頭是不是？我曾經念書學俄語，後來沒有俄語老師，我還教了一年俄語，誤人子弟，我知道這叫嘎拉哇，頭髮叫嘎拉哇。領導是嘎拉哇，咱是小兵，領導說怎辦咱就怎辦，是不是應該這樣？那個時候不知道，擰著，我就覺得這個問題這樣做不對，有時候弄得領導的挺生氣，我也挺生氣。現在知道怎麼做對，怎麼做錯了，你可以按領導意思辦，如果辦行不通了，再找領導商量，這麼辦沒辦通，看看領導還怎麼辦好，這問題不就解決了。為啥非得說你的意見是什麼什麼。

我跟刁居士我倆在一起探討，我說「一定要去掉這個我，別老是我認為、我覺得、我想怎麼怎麼，我願意怎麼怎麼的。」頭前都是那個我字，這就叫我執。實際破執著破哪個最重要？就破這個我執最重要，你先把我的執破了，其他的執都好破。今天好像時間快到了，還有兩分鐘，我也不知道我這麼回答，是不是解決了大家的一些點點滴滴的問題。如果這麼回答，你們覺得還不解渴，你們還需要我怎麼說，好在咱們下午還有兩小時，還有什麼問題，大家把那問題提得明瞭一些。你不要給我寫一封長信，你要寫一封長信，我這把信念完了，我在這裡再挑問題，費時間是不是？你就是什麼問題，你就直截了當，然後我就針對你問題來回答。你這個信我拿回去仔細再看好不好？今天咱們就到這兒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